宣室志/卷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宣室志

◀上一卷

卷六

下一卷▶

辛神邕

平盧從事御史辛神邕，太和五年冬，以前白水尉調集於京師。時有傭者劉萬金與家僮自勤同室而居。自勤病數月，將死。一日，萬金他出，自勤偃於榻。忽有一人，紫衣危冠廣袂，貌枯形瘠，巨准修髯，自門而入。至榻前，謂自勤曰：「汝強起，疾當間矣。」於是扶自勤負壁而坐。先是，室之東垣下有食案，列數器。紫衣人探袖中，出一掬物，狀若稻實而色青，即以十餘粒置食器中。謂自勤曰：「吾非人間人，今奉命召萬金，萬金當食而死。食，爾勿泄吾語，不然，則禍及矣。」言訖遂去。是日，萬金歸，臉赤而喘，且曰：「我以腹虛熱上，殆不可治。」即就其器而食，食且盡。自勤疾愈，萬金果卒。

唐燕士

晉昌唐燕士，好讀書，隱於九華山。常日晚，天雨霽，燕士步月上山。夜既深，有群狼擁其道，不得歸。懼既甚，遂匿於深林中。俄有白衣丈夫，戴紗巾，貌孤俊，年近五十，循澗而來，吟步自若，佇立且久，乃吟曰：「

澗水潺潺聲不絕，溪壟茫茫野花發。

自去自來人不知，歸時唯對空山月。」

燕士常好為七言詩，頗稱於時人，聞此驚嘆。將與之言，未及而沒。明日，燕士歸，以貌問里人，有識者曰：「是吳氏子，舉進士，善為詩，卒數年矣。」

郭鄠

郭鄠罷櫟陽縣尉，久不得調，窮居京華，困甚。胖蟃間常有二物如猿玃，衣青碧，出入寢興，無不相逐。凡欲舉意求索，必與鄠俱往。所造詣，如礙枳棘；親友見之，俱若仇隙。或厭之以符術，或避之於山林，數年竟莫能絕。

一夕，忽來告別，云：「某等承君厄運，不相別者久；今則候曉而行，無復至矣！」鄠既喜其去，遂問所詣。云：「世路如某者甚多，但人不見耳。今吾之所詣，乃勝業坊富人王氏，將往散之。」鄠曰：「彼之聚斂豐盈，何以遽散？」云：「先得計於安品子矣。」曉鼓忽鳴，遂失所在。鄠既興盥櫛，便愁憤開豁。試詣親友，無不改觀相接。未旬，見宰相面白，遂除通事舍人。

鄠有表弟張生者，為金吾衛佐，交游皆豪俠，少年好奇，聞之未之信也。知勝業王氏隸左軍，自是常往伺之。王氏性儉約，所費未嘗過分。家有妓樂，端麗者至多，外之炫冶容，造次莫回其意。

一日，與賓朋過鳴珂曲，有婦人靚妝立於門首，王生駐馬遲留，喜動顏色。因召同列者置酒為歡，張生預焉。訪之，即安品子之弟也。品子善歌，是日歌數曲，王生悉以金綵贈之。眾皆訝其廣費。自是輿輦資貨，日輸其門，未經數年，遂至貧匱。

梁璟

有梁璟者，開成中，自長沙將舉孝廉，途次商山，舍於館亭中。時八月十五夕，天雨新霽，風月高朗。璟偃而不寐。至夜半，忽見三丈夫，衣冠甚古，皆被珠綠，徐步而來。至庭中，且吟且賞，從者數人。璟心知其鬼也，然素有膽氣，因降階揖之。三人亦無懼色，自稱蕭中郎、王步兵、諸葛長史。即命席坐於庭中，曰：「不意良夜遇君於此。」

因呼其童曰：「玉山取酒。」酒至，環席遞酌。已而王步兵曰：「值此好風月，況佳賓在席，不可無詩也。」因舉題聯句，以詠秋物。步兵即首為之，曰：「秋月圓如鏡。」蕭中郎曰：「秋風利似刀。」璟曰：「秋雲輕比絮。」次至諸葛長史，嘿然久之，二人促曰：「幸以拙速為事。」長史沈吟，又食頃，乃曰：「秋草細同毛。」二人皆大笑曰：「拙則拙矣，何乃遲乎？」長史曰：「此中郎過爾。為僻韻而滯捷才。」既而中郎又曰：「良會不可無侑酒佐歡。」命玉山召蕙娘來。玉山去。

頃之，有一美人，鮮衣，自門步來，笑而拜坐客。諸葛長吏戲謂女郎曰：「自赴中郎召爾，與吾何事？」美人曰：「安知不為眾人來？」步兵曰：「欲自明，無如歌以送長史酒。」蕙娘起曰：「願歌《鳳樓》之曲。」即歌之，清吟怨慕。璟聽之忘倦。久而歌闋。中郎又歌。曲既終，曰：「山光漸明，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。」即曰：「山樹高高影。」步兵曰：「山花寂寂香。」因指長史曰：「向者僻韻，信中郎過。今願續此，以觀捷才爾。」長史應曰：「山天遙應應。」一坐大笑：「遲不能巧速而且拙，捷才知是耶！」長史色不能平。次至璟，曰：「山水急湯湯。」中郎泛言賞之。乃問璟曰：「君非舉進士者乎？」璟曰：「將舉孝廉科。」中郎笑曰：「孝廉安知為詩哉！」璟因怒叱之。長史亦奮袂而起，坐客驚散，遂失所在，而杯盤亦亡見矣。璟自是被疾恍惚，往往夢中郎、步兵來，心甚惡之。

後至長安，遇術士李生，辟鬼符佩之，遂絕也。

崔御史

廣陵有官舍，地步數百，制置宏麗，里中傳其中為鬼所宅，故居之者一夕則暴死，鎖閉累年矣。有御史崔某，職於廣陵，至，開門曰：「妖不自作。我新居之，豈能為災耶！」即白廉使而居焉。是夕微雨，崔君命僕者盡居他室，而獨寢於堂中。惕然而寤，衣盡沾濕，即起，見己之臥榻在庭中。卻寢，未食頃，其榻又遷於庭。如是者三。崔曰：「我謂天下無鬼，今則果有矣。」即具簪笏，命酒，沃而祝曰：「吾聞居此者多暴死。且人神殊道，當自安其居，豈害生人耶！雖苟以形見、以聲聞者，是其負冤鬱而將有訴者，或將求一飯以祭者，則見於人，而人自驚悸而死，固非神靈害之也。吾甚愚，且無畏憚。若真有所訴，直為我言，可以副汝托，雖湯火不避。」沃而祝者三。俄聞空中有言曰：「君，人也；我，鬼也。誠不當以鬼干人，直將以深誠奉告。」崔曰：「但言之。」鬼曰：「我，女子也。女弟兄三人，俱未笄而歿，父母葬我於郡城之北久矣。其後府公於此峻城池，構城屋，工人伐我封內樹且盡，又徙我於此堂之東北隅，羈魂不寧，無所棲

托。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，故我得以語其冤。儻君以仁心為我棺而葬於野，真恩之大者矣。」已而涕泣嗚咽，又曰：「我在此十年矣。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，自是居人驚悸而死。某兒女子，非有害於人也。」崔曰：「吾前言固如是矣。雖然，如何不見我耶！」鬼曰：「某鬼也，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乎？既諾我之請，雖處冥昧中，亦當感君子恩，豈可徒然而已。」言訖遂告去。明日，召工人，於堂東北隅發之，果得枯骸，葬於禪智寺隙地。里人皆祭之，謂之三女墳。自是其地獲安矣。

呂生

大應中，有呂生者，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，既而僑居永崇里。嘗一夕，與其友數輩會食於其室。食畢，將就寢，俄有一嫗，容服潔白，長二尺許，出室之北隅，緩步而來，其狀極異。眾視之，相目以笑。其嫗漸迫其榻，且語曰：「君有會，不能不命耶！何待吾之薄歟！」呂生叱之，遂退去，至北隅乃亡所見。且驚且異，莫知其來也。

明日，生獨寤於室，又見其嫗在北隅下，將前且退，惶然若有所懼。生又叱之，遂沒。

明日，生默念曰：「是必怪也。今夕將至，若不除之，必為吾患不朝夕矣。」即命一劍置其榻下。是夕，果自北隅徐步而來，顏色不懼，至榻前。生以劍揮之。其嫗忽上榻，以臂揕生胸，餘又躍於左右，舉袂而舞。久之，又有一嫗忽上榻，複以臂揕生。生遽覺一身盡凜然，若霜被於體。生又以劍亂揮，俄有數嫗亦隨而舞焉。生揮劍不已，又為十餘嫗，各長寸許，雖愈多而貌如一焉，皆不可辨，環走四垣。生懼甚，計不能出。中者一嫗謂書生曰：「吾將合為一矣，君且觀之。」言已，遂相望而來，俱至榻前，翕然而合，又為一嫗，與始見者不異。生懼益甚，乃謂曰：「爾何怪，而敢如是撓生人耶！當疾去。不然，吾求方士，將以神術制汝。汝又安能為耶！」嫗笑曰：「君言過矣。若有術士，吾願見之。吾之來，戲君爾，非敢害也，幸君無懼。吾亦還其所矣。」言畢，遂退於北隅而沒。明日，生以事語於人。

有田氏子者，善以符術除去怪魅，名聞長安中，見說，喜躍曰：「是我事也。去之若爪一蟻爾。今夕願往君舍且伺焉。」至夜，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，未幾，而嫗果來至榻前。田氏子叱曰：「魅疾去。」嫗揚然其色，不顧左右，徐步而來去者久之，謂田生曰：「非君之所知也。」其嫗忽揮其手，手墮於地，又為一嫗，甚小，躍而升榻，突入田生口中。田生驚曰：「吾死乎？」嫗謂生曰：「吾比言不為君害，君不聽。今田生之疾果何如哉！然亦將成君之富爾。」言畢又去。明日，有謂呂生者：「宜於北隅發之，可見矣。

」生喜而歸，命家僮於其所沒窮焉，果不至丈，得一瓶，可受斛許，貯水銀甚多。生方悟其嫗乃水銀精也。田生竟以寒怵而卒。

白玉馬

宋順帝昇明中，荊州刺史沈攸之廄中群馬輒躑躅驚嘶，若見他物。攸之令人伺之，見一白駒，以綠繩繫腹，直從外來。圉者具言其狀，攸之使人夜伏櫩邊候之。

俄而見白駒來，忽然復去。視廄門猶閉，計其蹤跡，直入閣內。時人見者，咸謂為妝奩間物。

沈有愛妾馮月華，臂上一玉馬，以綠絲繩穿之。至暮，輒脫置枕邊，至夜有時失去，曉時復還。試取視之，見蹄下有泥。後攸之敗，不知所在。

嚴生

馮翊嚴生者，家於漢南。嘗遊峴山，得一物，其狀若彈丸，色黑而大，有光，視之潔徹，若輕冰焉。生持以示於人，或曰：「珠也。」生因以「彈珠」名之，常置於箱中。其後生遊長安，乃於春明門逢一胡人，叩焉而言：「衣橐中有奇寶，願有得一見。」生即以「彈珠」示之。胡人捧之而喜曰：「此天下之奇貨也，願以三十萬為價。」曰：「此寶安所用而君厚其價如是哉！」胡人曰：「我，西國人。此乃吾國之至寶，國人謂之『清水珠』，若置於濁水，泠然洞徹矣。自亡此寶且三歲，吾國之井泉盡濁，國人俱病。故此越海逾山，來中夏以求之。今果得於子矣。」胡人即命注濁水於缶，以珠投之，俄而其水澹然清瑩，纖毫可辯。生於是以珠與胡，獲其價而去。

玉清三寶

杜陵韋弇，字景昭。開元中，舉進士第，寓遊於蜀。蜀多勝地，會春末，弇與其友數輩為花酒宴，雖夜不殆。一日，有請者曰：「郡南去十里有鄭氏亭，亭起苑中，真塵外境也。願偕去。」弇聞其說，喜甚，遂與俱。南出十里，得鄭氏亭。端空危危，橫然四峙，門用花壁，砌用煙矗。

弇望之，不暇他視，真所謂塵外境也。使者揖弇入。既入，見亭上有神仙十數，皆極色

也，凝立若佇，半掉雲袂，飄飄然。其侍列左右者亦十數。紋繡杳渺，殆不可識。有一人望弇而語曰：「韋進士來。」命左右請上亭。斜欄層去，既上且拜。群仙喜曰：「君不聞劉、阮事乎？今日亦如是。願奉一醉，將盡春色。君以為何如？」弇謝曰：「不意今日得為劉、阮，幸何甚哉！然則此為何所女郎又何為者願一聞知。」群仙曰：「我，玉清之女也，居於此久矣。此乃玉清宮也。向聞君為下第進士，寓遊至此，將以一言奉請，又懼君子不顧，且貽其辱，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，果副吾志。雖然，此仙府也，雖云不可滯世間人，君居之，固無損爾。幸不以為疑。」即命酒樂宴亭中。絲竹盡舉，飄然泠然，淩玄越冥，不為人間聲曲。酒既酣，群仙曰：「吾聞唐天子尚神仙，吾有新樂一曲，曰《紫雲》，願授聖主。君，唐人也，為吾傳之一進，可乎？」曰：「弇，一儒也。在長安中，徒為區區於塵土間，望天子門且不可見之，又非知音者，曷能致是？」群仙曰：「君既不能，吾將以夢傳於天子可也。」又曰：「吾有三寶，將以贈君，能使君富敵王侯，君其受之。」乃命左右取其寶。始出一杯，其色碧，而光瑩洞澈，顧

謂弇曰：「碧瑤杯也。」又出一枕，似玉，微紅，曰：「紅蕤枕也。」又出一小函，其色紫，亦似玉，而瑩澈則過之，曰：「紫玉函也。」已而皆授弇。弇拜謝別去。

行未及一里，回望其亭，茫然無有。弇異之，亦竟不知何所也。遂挈其寶還長安。明年下第，東遊至廣陵。因以其寶集於廣陵市。有胡人見而拜曰：「此天下之奇寶也。雖千萬年，人無得者。君何得而有？」弇以告之，因問曰：「此何寶乎？」曰：「乃玉清真三寶也。」遂以數千萬為直而易之。弇由是建甲第，居廣陵中為豪士，竟卒於白衣也。

三寶村

扶風縣之西南，有三寶村。胡老相傳云：「建村之時，有胡僧謂村人曰：『此地有寶氣，而今莫得之，其啟發將自有時爾。』村人曰：『是何寶也？』曰：『此交趾之寶，數有三焉。』故因以「三寶」名其村，蓋識其事。

開成元年春，村中民夜夢一丈夫者，黑簪幘，被廣袂之衣，腰佩長劍，儀狀峻古，謂民曰：「吾嘗仕東漢，當光武時，與飛將馬公同征交趾，嘗得南人之寶。其後馬公遭謗，以為多掠南貨，盡載以歸。光武怒，將命索其家。吾懼且及禍，故埋於此地。」言未訖而寤。民即以所夢具告於鄰伍中。

是歲仲夏夕，雲月陰晦，有牧豎望見西京原下炯然有光，若曳練焉，久而不滅。牧豎驚，

告其父，即馳往視之，其光愈甚。至明夕，亦然。於是里人數輩，夜尋其光，俯而觀之，其光在土而出，若焰薪火。里人乃相與植榫以表之。其明日，攜鍤具，窮表之下，深約丈餘，得一金龜，長二寸許，制度奇妙，代所未識。又得寶劍一，長二尺有四寸； 又得古鏡一，徑一尺餘。皆塵跡蒙然。里人得之，遂持以詣縣。

時縣令沛國劉隨得之。發硎，其劍澹然若水波之色，雖利如切玉，無以加焉。其長二尺四寸者，蓋古以八寸為尺，乃古三尺。其鏡皆文跡繁會，有異獸環繞鏡鼻，而年代綿邈，形理無缺。乃命磨瑩，其清若上水之潔，真天下之奇寶也。縣令劉君曰：「此為古之珍玩，宜歸王府，可與天球、和璧，焜耀於上庠。」遂緘縢其事聞岐陽帥，願表獻天子。時陳君亦節度岐隴，得而愛之，因有其寶。由是人無知者。

玉龍膏

安南有玉龍膏，南人用之，能化銀液。說者曰：「此膏不可持北來，苟有犯者，則禍且及矣。」大和中，韓約都護安南，得其膏，及還，遂持以歸。人有謂曰：「南人傳此膏不可持以北，而公持去，得無有悔於後耶！」約不聽，卒以歸焉。

後約為執金吾，是歲京師亂，約以附會鄭注，竟赤其族，豈玉龍膏之所歸禍乎？由是南去者，不敢持以北也。

竹季貞

陳蔡間有民竹季貞，卒十餘年矣。後里人趙子和亦卒，數日忽寤，即起馳出門。其妻子驚，前訊之，子和曰：「我，竹季貞也，安識汝今將歸吾家。」既而語音非子和矣。妻子遂隨之。至季貞家，見子和來，以為狂疾，罵而逐之。子和曰：「我，竹季貞，卒十一年，今乃歸。何拒我耶！」其家聆其語，果季貞也；驗其事，又季貞也。妻子俱駭異。詰之，季貞曰：「我自去人世，迨今具一紀，居冥途中，思還省妻孥，不一日忘。然冥間每三十年即一逝者再生，使言罪福。昨者吾所請案據，得以名聞冥官，願為再生者。既而冥官謂我曰：『汝宅舍壞久矣，如何？』案據白曰：『季貞同里趙子和者，卒數日，願假其屍與季貞之魂。』冥官許之，即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，我故得歸。」因話平昔事，應然可聽。妻子方信而納之。自是季貞不食酒肉，衣短粗衣，行乞陳、蔡、汝、鄭間，緡帛隨以修佛施貧餓者，不一還家，至今尚存。